

诗歌

支撑起八月的筋骨

我要带着梦到乡下去做庄稼的穹庐

摄影/予子 诗歌/绿岛



不错,就是在八月的某一天
我要像一片孤独的云朵
努力地逃离都市
我要像一个陌生的游子回归土地
种子的梦却始终在天空游荡

那样躁动的季节
我多像猎人枪口下侥幸逃脱的生灵
沿着古老的河流逃逸而下
仓惶地奔向我记忆中的山坳
八月的田垄依旧爬着干涸的目光
可我一定要像孩子一样
安详地栖息在你拔节的身旁
守望月光
也守望最后的村庄

我将是你庞大的生命穹庐中一缕缕守候
今夜漫天的星斗可是你匆忙赶路的眼神

诗歌

初秋记事(组诗)

徐桂荣

◆处暑

知了在白天唱
声音有些急躁
有些苍白,有些空洞
还有些,歇斯底里
蛐蛐在夜间唱
不疾不徐,不慌不忙
用的是,细小细碎的短音节
薄凉舒缓的低频率
总是杨树先忍不住
叶子一层一层地落下来
堆成松软的小坟堆
想要埋葬掉什么
大自然新的方降就这样布了下来
无声无息间
一些在悄悄地聚拢
另一些,已然散场

◆秋天就站在门外

跨过这个门槛
你就是金黄的了
你就是清香的了
可以像一只熟透的苹果
挂在枝头。或者像一枚蒲公英
张开透明的翅羽,飞
秋天就站在门外,触手可及
秋天就站在门外
病入膏肓的孩子
此时又复活过来
她眼睛闪亮,嘴唇红润
头发是乌黑的丝绸,流过腰际
她轻轻推开门,迈出门
就和秋天站在了一起
融合在了一起。成为秋天里
最好看的一部分

◆秋装

风衣,夹克,头巾,牛仔裤
麻雀们,是一群都没有的
它们只把秋天穿在身上
一场秋雨一场凉
虫虫们躲进了泥土里
大雁飞回了南方
麻雀们,不懂鸿鹄之志
也不需要鸿鹄之志
春天来了,守着春天
夏天到了,守着夏天
秋天了,就把秋天穿在身上
守着门前老树上的草巢
飞来飞去

◆秋燥

早上一起来
我就大口大口地喝水
继而,闭上眼睛
将头和脸久久地埋在水盆里
我想我是太干早了
我想,我是早得太久太久了
自里而外,需要水分
至于体内曾经的
波涛,被流,涟漪和小浪花
是什么时候安静下来
并离我远去的
我已经记不得了

◆秋眠

秋天是最大的眠床
天高地远,山幽水长
躺在哪里都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
梦,想做多大就做多大大
大山大河,放得下
秋天是最好的眠床
厚厚的草,落叶,小野花
余香袅袅
铺在身下,是最好的床单
风,不凉也不热,不厚也不薄
盖在身上,恰恰好
葫芦,冬瓜,南瓜
随便抱一个,就可以枕在头下
蛐蛐们支好了琴弦
蛐蛐们的催眠曲
唱了很久很久了
闭上眼睛,睡吧

◆秋蝶

叶在落。花在开。蝴蝶在飞
这,就是秋天
有落叶的地方必有蝴蝶
有花开的地方必有蝴蝶
而有蝴蝶的地方,也一定有
花开,有叶落
有时候,是叶子落着落着
落成了蝴蝶
花儿开着开着,开成了蝴蝶
有时候,是蝴蝶飞着飞着
飞成了落叶
飞成了一朵一朵的
小白花,小黄花,小粉花,小紫花
更多的时候,落叶落自己的
花儿开自己的,蝴蝶飞自己的
各不相扰
至于哪个是落叶哪个是飞花
哪个是蝴蝶,没有人分得清
也不需要分清

◆秋声

在云朵的后面,树木的后面
落叶的后面,飞鸟的后面
窗台上,墙壁里,梦中
甚至就在你的身后,面前
总有一种声音,一种
窸窸窣窣的声音,起起落落
有时大,有时小
有时,就要抓在手里了
却突然不知所终
有时,又仿若利刃,猛然袭来
在你的耳鼓里,心上
划两下
我知道,这就是秋声
秋天特有的一种声音
混杂,清晰,辽远,又空寂
看不见摸不着,却将
看得见摸得着的
铺天盖地地带来
又铺天盖地地裹挟而去

◆秋菊

风越来越凉,越来越冷
就要将窗子关上,却看见
她们一朵一朵地,回来了
这些顽皮的孩子
躲在什么地方藏了一年?
冷了,瘦了
才知道回家
这些顽皮的孩子
回家来依旧不安恬
赤着小脚在草窠里
小径边,河沿上
跑来跑去,晃来晃去
把我的眼睛,都晃花了

◆秋老虎

它藏在车水马龙里
大街小巷中
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
并用一面看不见的镜子
晃得天上,半空,地下
到处是火焰
到处是散碎的玻璃
更多时候
它就俯在你的项后,背上
鼻息燥热,咻咻不止
甚至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它
甚至不用回头,也摸得到
它热烘烘的屁股与尾巴

◆秋桔

我也想
将自己浑身上下里里外外
都涂上蜜
都没透蜜
然后
住进这小小的金色的房子里
挂在枝头晒太阳。或者
被一双手
一瓣一瓣吝惜地剥开
从而,渗出自己所有的甜来
从而,将一生的苦忽略不计①8

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

道源

散文

贾鲁河的笑声

高海峰



曾写过一篇有关鸿沟与贾鲁河的短文,文中除了追溯贾鲁河的发源地、开挖朝代、开挖意图、沟通水源、流经区域、几经兴废、历朝疏浚、功能演变、名称更迭、相关人事、弃废原因及重要时间节点外,更多的是针对其令人痛心的现状,表达笔者内心的焦急与对尽快疏浚河道、整治河滩的期盼。

遥想多年前,我与好友一次次踏着月光,漫步在贾鲁河畔。一次次地讨论、设想贾鲁河的整治方案,一遍遍地畅想贾鲁河整治后的美景,颇有点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豪壮之情。好友患病后,我去看望,还特意鼓励他:“快点好起来,贾鲁河流域已全线动工,到时咱好好去转转看看。”如今,贾鲁河一河两岸越来越好,可游可玩可说可赞的地方越来越多,只恨好友已去,欲寻无处,再转也只能是我一人踽踽独行。自知人死不能复生,下决心多跑几趟,多看几遍,权当是替好友一了夙愿。

盼归盼,想归想,真不敢想象贾鲁河全线的疏浚、整治来得这么快,工程量这么大,前景这么好。据了解,国家近期出台了整治、新修37个内陆港口的整体方案,周口港是其中之一。贾鲁河此次综合治理,是河南省灾后重建的标志性工程,也是周口港“1+9”——周口中心港和兴华、商水、淮阳、项城、沈丘、鹿邑、太康、扶沟、郸城共10个港

区——布局的一部分。

走访得知,贾鲁河整体工程包括贾鲁河干流,长度148.57公里;双泊河干流,长度153.84公里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堤防、加固堤防、疏浚河槽、险工护岸、重建拦河闸、排水闸、引水闸、分洪口门、重建桥梁、防汛道路等。估算总投资为74.3亿元。治理后的防洪标准最低为20年一遇;尉氏、扶沟、西华、川汇区城区段为50年一遇;最关键的中牟陇海铁路桥—开封市后曹闸防洪治理标准为100年一遇。

2021年11月25日,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正式开工。效率那叫一个高!几十公里的河滩,成才的树木百万棵,住宅近二百所,苗木三千多亩,蔬菜、农作物六七千亩。这么大的工作量,仅仅一个多月,便顺利完成;足见这一方案顺民心、接地气。接着,各类大型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运土工程车与技术人员、施工队伍等迅即进入作业场。贾鲁河迎来了久违的热闹喧腾。绵延几十公里的河滩,到处机声隆隆、车流滚滚,其场面之大、气势之足真令人热血沸腾,止不住想看着喉咙呼喊,想原地转圈蹦跳。

不知不觉,我的思绪飞到了父辈讲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艾岗挖河、毛岗挖河、闫岗闸修建等工地上空。那时,没有任何机械,一个生产队连破架

子车都难有一辆两辆,全靠一锹一锹挖、一筐一筐抬。越往下挖泉水越旺,泥土越湿,坡越陡越滑越难爬。两人一班,抬着一两百斤一步一滴水的泥土爬陡坡,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,想想该是何等吃力!但即便如此,大家仍然是连呼带喊嗷嗷叫,大队与大队之间还经常来场对抗赛。

画面翻转,我的思绪又飞到了龙王庙复堤现场。那是1975年特大洪灾过后,高中放暑假,我也加入了加固沙河堤的队伍。我们队的工地在叶埠口乡龙王庙一带。当时,架子车已相当普及,一般是四人一辆车,一人架把,两人在两边,一人居后推。不知是为了赶速度,还是为了较劲,车子总是装得满满的。说也奇怪,当时伙食又不好,但只要一声喊,那么重的车子便一路小跑上了河堤。很少有中途停下或磨叽的。因为一要多下力,二是都怕众人嘲笑。

那天傍晚,我特意接了妈妈,站在贾鲁河大桥栏杆旁,一边指着给妈妈讲解,一边引导妈妈用眼前的一切与她当年泥水里肩扛背驮的经历做对比。我想让妈妈亲眼看到国家的变化,亲身感受到时代的脉搏;我想让妈妈从心底里萌生足够的自信、自豪!是的,我相信没有什么能比亲见、亲闻、亲身感受更容易让九十岁的妈妈感到

由衷的幸福!

一个周五的下午,我与几个学生出发了。我们带了面包、火腿、水果、酒水饮料、简易餐桌、行军帐篷、防蚊药水等,一路走走停停,看看玩玩,追逐打闹,连唱带吼。遇到观景台我们挤着扛着拍照,遇到游鱼吐泡我们争着打招呼,遇到老人小孩我们忙着拿吃送喝。记不清走了多远,看了多少,在一个水流舒缓、花香醉人的河坡上,我们摆开了餐桌,架上了烧烤炉,打开了随身携带的音响设备,向着满天星斗和月光,以贾鲁河水和空旷的田野为伴奏和和声,敞开了我们略带沙哑、震颤但仍不失浑厚的歌喉。我们一手拿麦,一手举烤串,一会用啤酒解白酒,一会又用白酒压啤酒。我知道,我们都醉,也都不会醉;我知道,贾鲁河河水不会笑我们,星星和月光也不会笑我们……后来,我醒了,是被自己的笑声惊醒的。原来是我急不可耐,独自一人伴着梦乡去的。这事拜托你们先别声张,不然他们几个知道了该笑我做梦也不喊一声,太不仗义了。

期待贾鲁河全线综合治理尽快完工,相信重修后的贾鲁河一定比我想象得更加完美。
届时我们相约,隆重整装出发。一定!①8

悌

姚化勤

“大哥,嫂子的靶向药可以走医保了,我把药费报销需要的票据传给你,嫂子看过医生后,你要注意开全票据再寄给我。”

接完二弟的电话,我吁了口气。老伴患癌快三年了!她在老家退休,现在随儿子落户京城,医保手续难办。而这一切,全由二弟包揽了,不用催促,也无需道谢,都办得妥妥帖帖、又快又好。

无独有偶。就在老伴患病前的一次回老家,也是一声“大哥”,喊得我至今余音绕耳,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。那天,我乘的是过境家乡的长途大巴,夜间坐车,我睡沉了。等被唤醒,催促下车时,才知道停车的地方在高速路口,离县城还有几公里呢!更糟糕的是,下起了雨雪,而天亮尚早,才凌晨五点,怎么办?稍一犹豫,我拨通了三弟的电话。三弟不仅立即将我接回住处,陪我吃过早饭,又买上礼品,非要开车送我回家。我说:“你这一大摊子生意咋办?我坐城乡客车回去,不用你管。”三弟嘿嘿一笑说:“摊子再大,也比不上大哥的事情大。今天,您得听我的。”

言为心声。两位弟弟都把我的事情当成了大事,所以,办起来尽心尽力,这不能不使我心生感动。而我清楚,自己并没给他们帮过什么忙,只

是,他们是四叔的儿子,深受四叔言传身教的影响,对我,也就像四叔当年对父亲一样,爱戴有加。我是月亮借的太阳光啊!

于是,情不自禁地,我怀念起四叔来。

四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,爷奶去世早,四叔由父母抚养成人,因此,对父母格外有感情。他早年参军,驻守广州南方某城市,刚提干,便将父亲接去“饱眼福”了。若干年后,父亲不时向我“炫耀”此事:“你四叔待我可真好!一有‘出息’立马想到我,让我在咱村同龄人中第一个坐火车、第一个到南方旅游、第一个看到那么漂亮的山水。你将来能像你四叔一样,知恩图报,我这一生就值了。”

四叔说:“长兄如父,老嫂比母。”他一辈子对他的大哥大嫂都父母般地亲着、敬着。

分田到户不久,我和妻分别以民办教师的身份,考上师范类院校,去外地读书了。家里的责任田主要是父亲管理。那时候,种田全靠人工,劳动量之大,今人难以想象。麦子熟了,要一镰刀一镰刀地割下来,一架车一架车地拉进场;接下来,还要碾籽、扬糠、上垛、入仓……活儿既多又重,休说父亲已经年逾花甲,即使年轻力壮的小伙

子,一个人也干不了。要收麦了,我找老师软磨硬泡,勉强批了一周的假期。到家一看,嗨,四叔和妻已经开镰了!

割麦垛墙,活见阎王。这让人“见阎王”的重活,四叔比我干的时间还要长。假期到了,我不得不返校。四叔则不然,用他的话说,县委号召各行各业都要支援麦收,我可以多在家几天,帮大哥完成收麦任务。

返校的路上,我禁不住想:我年届而立,才干几天,便累得腰酸背疼,年近百岁的四叔,要干半个月哩,天天起早搭晚,中午背着火球似的毒太阳,放下镰刀拿起杠,忙个不停,能不感到累吗?他完全有条件坐办公室,可他偏偏自讨苦吃,个中原因,恐怕只有一个:兄弟情深,替大哥分劳。由此,我认定,四叔是个讲究孝悌、恪守传统美德的人。他对他的大哥之“悌”全面而恒久。1993年5月,父亲突发心梗,住进了县医院,四叔、四婶和我们夫妻轮流守护父亲。当时,我刚刚调到市广播电视台,不敢长时间离岗,父亲一出院我便匆匆上班了。四叔却不放心,陪着父亲,到妻教书的学校,继续守着,直到父亲康复才离去。

事后,妻不无激动地对我说:“咱大的病好得快,多亏四叔了。要不,我一个人又要教书,又要找医生,又要做

